



沈氏學說卷之九

構李 沈堯中

編

備邊

西北邊防

遼東

山海關

大寧

薊州

黃花鎮

居庸

宣府

紫荆倒馬龍泉

大同

雁門寧武偏頭受降城

河套

榆林

延綏

固原

花馬池

寧夏

甘肅

嘉峪關

燉煌



西寧

西南邊防

松潘

安南

東南海防

廣東

福建

浙江

蘇松

淮揚

廣福浙直會哨東北海防

登萊

旅順

朝鮮

備邊

西北邊防總論

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城徙謫戍以充之山巖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刁斗相望

漢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朔方以西往往通渠置田又置酒泉張掖燉煌諸郡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誅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羗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

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羗在湟中長害不休不可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史繕城郭起塢設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氏羗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鶻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中郎將虞詡言於太尉脩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圍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羗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背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怒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脩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桀爲三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羗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郡縣以避羗詡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

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
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
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艸豐美宜以
牧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力
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
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丘
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夫棄沃壤之饒
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虞
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悞但
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瓚復
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堠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
郡費歲億計唐初突厥盛強天子用廷臣議于五
原靈武爲長塹塹邊中宗時默啜西擊突駝施節
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城絕虜
南寇路表留歲備兵以自助奏可於是仁愿大興
卒築城斬逃卒二百人士股慄用命六旬而三城
就以拂雲爲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
林名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百里其北乃大磧
平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
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

省費億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宛秀軍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並列爲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爲唐邊極盛自是之後石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畀虜藩籬撤矣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卽故藩爲今都辰山負海險由天造自大寧棄則遼東山西隔而左可虞虜入河套則大同寧夏隔而右可虞設險守要是在廟堂加之意爾今以各鎮要害詳著于篇

遼東

遼東寔有遼東西地二岔河亘于其中東北西皆夷地南沮海惟山海關內通圻甸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國初馬雲葉旺經畧置衛所不復如古設郡縣獨遼陽開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降夷其保塞奚夷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太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恩威羈縻爲我藩蔽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東北諸

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西北俗仍北虜
時時抄掠第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
之利若干廣寧開原之北絕河而守爲力甚易乃
以此河盡弃屬夷分築兩城各設數十堡一遇有
警東西隔絕彼此不救成化以來屢議收復而屢
作屢輟竟不可行爲今之計莫若亟諭屬夷令爲
犄角協力守禦不惟我安而屬夷亦安甚毋引寇
入室自貽伊戚悔之晚矣

山海關

山海關東接遼河南濱海北接兀良哈西接薊州
乃神京之左腋也國初東虜衰弱倭嘗一寇遼東
不及登岸而去故隄防少緩萬曆中長昂屢犯各
堡殘破邇來虜勢益熾總兵李如松敗沒加之倭
虜漸噬朝鮮一葦可航登萊旅順實爲門戶非加
意屯戍恐有不測之憂

大寧

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都開平設北平都司卽古
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洪武十四年封子權
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于潢
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太寧以處降胡蓋在大

寧之外大寧東接廣寧開原西接開平興和
 文皇靖難首劫大寧及兀良哈以從天下既定迺
 徙寧藩于南昌而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自是紅
 螺白雲之地悉非我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興和
 遂廢開平內徙陽和天城相繼失守東勝不得不
 奔東勝奔虜乃入套大同寧夏聲援亦絕其勢蓋
 岌岌矣

薊州

薊州西接居庸東盡漁陽國初猶有大寧為之藩
 蔽大寧失後華夷之防僅僅有此正統以前夷心
 畏服方隅寧謐土木之變三衛為也先鄉導始命
 都御史鄒來學經畧已而總兵叅將內臣增設日
 多已已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昌平陵衛吏卒如
 僑寓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河川本殘元避
 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塹則漲水
 易淤都御史洪鍾雖嘗設有關城勢孤難守議者
 欲塞川流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下通流水
 上傳烽火亦一策也喜峰口三衛貢道稍深峻燕
 河營太平寨馬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援虜即至
 中兩營當其衝燕河密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

固其內防虜當大控永平栾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若乃山麓林莽本以阻驅突而乃以供薪炭日就疎薄識者憂之嘉靖中督撫胡守中又盡斬遼金以來松林百萬論死西市隆慶以來都督戚繼光練兵繕障甚爲有功言官以不諳北事劾去悞矣

黃花鎮

黃花鎮隸薊州當京師北門內護陵寢外接四海治其東北一望無際不獨爲朵顏所伺亦恐北虜乘虛而入防哉防哉

居庸

居庸隸薊州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宣鎮繞出其後亦可爲應但北門鎖鑰所係甚重且西北空缺懷來至保安新城尚遠不可不爲之所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也國初宣府外尚有開平興和興和不守開平失援宣德中遂徙衛獨石感地蓋三百里正統末獨石八城殘破宣府遂爲重鎮鎮分五路獨石八城爲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嶺虜難逕下中路葛峪大白陽靖邊諸堡西路柴溝洗馬

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川皆稱虜衝東路永寧四海台龍門朶顏所伺而四海台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亦要地也宣府素稱戰兵自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况芻粟日窘每有警報輒議乞運弘治中宣府粟草積至六七年少亦不下三四年今數月且不給幸虜無他計僅爲草竊卽狡不過也先火篩輩萬一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因我宣府至京僅三百里柰何不早爲之所也

紫荆倒馬龍泉

紫荆三關西護京師北通燕山前後皆重地也獨龍泉故關爲內地紫荆倒兩關外城堡希少不可不慮

大同

大同川原平行腹裏間道直衝京師又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蕎麥川狗澗灰泉皆套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况大邊旣失二邊之內棄爲虜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爲鄉導議者以爲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爲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爲我利二邊宣

寧諸縣棄地漸圖恢闢高山聚落實鎮城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而犄角之勢成是固然矣第東勝不復自撤藩籬卽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戍亦禦敵于堂奧間爾非完計也

鴈門寧武偏頭

鴈門三關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猪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莫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荆築李信屯界堡以固兩鎮皆要議也

受降城

北有沙漠天所以限華夷也虜在漠北則靖在漠南則擾漢衛霍兩將軍出塞匈奴遠遁河北築受降城唐張仁愿又加東西兩城中直朔方東直榆

林西直靈武各相去四百里堠人憑山遠望隻人
匹馬不能隱蔽故得爲備國初大將軍徐馬傅李
相繼出塞蓋不知中西兩城爲阻阨之要而僅城
東勝東勝西去寧夏東去興和各千餘里聲援不
接况奔開平興和東勝不得不失自是虜遂入套
蔓延大同籍令是時添築兩城西接寧夏東接東
勝而東勝之東如五雲關玻璃谷彼此聯絡何患
于虜柰何東勝孤懸單弱河北一望無際竊謂雖
不失大寧河套亦非我有即使套復而兩城不築
東勝之東不加城堡套亦終非我有甚矣失之易
而復之難也

河套

天順五年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
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
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
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
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
受降城在河套之北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
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寢失其

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太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剥膚之害正德元年楊一清總制邊務請復守東勝據河套而不克行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棄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外徙榆林內地稍安又築邊牆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虜遂不敢輒渡我得耕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遂稱雄鎮當是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脩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爲巢穴我兵日斂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葦黃沙地無產商無貨一切芻糧仰給腹裏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郎馮青改本色爲折色重以災蠲民逋動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窘有米珠芻桂之謠卽虜壓境據魚河我餉道遂絕此時予金如山亦不得食倪岳

沈氏學苑 卷之九 十三
許論嘗欲通舟河渭轉漕邊鎮此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又果悍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

延綏

延綏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

固原

固原本開城縣套虜未熾專備靖虜一面平固安會間稍得休息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寇內郡遂爲虜衝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總制叅遊與寧夏爲唇齒塞上人謂花馬池諸城爲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固原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諸堡修築亦在所綏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總制不駐花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

每黃河冰合靖虜南北一望千里坦如平地若賀
蘭山後之虜履冰南下蘭靖安會卽爲禍階調兵
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亦未可
息肩也

花馬池

花馬池極爲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
河東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楊一
清王瓊新舊城最爲有益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
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
寇路折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
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徑又自大廣武渡河而
下至靈韋亦易

寧夏

寧夏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險固易守
沃土長流生理繞給成化前虜患多在河西虜旣
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爲敵衝
自巡撫徐廷璋築墻總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削
更益敵臺足禦小寇顧兵寡勢分虜大舉輒不能
遏嘗聞弘治前虜不戀套或連歲不至卽至在冰

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水時伺虜入則
戒嚴出卽否乃今渾脫飛渡數萬立濟據爲巢穴
誘我逋逃盡知內地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
論欲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叅將移總制
居之而分屯重兵清水興武諸營令三百里內旗
幟相望刀斗相聞鐵柱白水諸堡水草大路盡築
墩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
蛇勢也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賀
蘭山後自總兵杭雄敗後遂出山前趙瑛周尚文
禦之皆敗由此不已不知寧夏所終也王瓊廢鎮
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
民利益窘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
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
西至鎮番內皆漢朔方地今棄與虜漸肆剝膚萬
曆壬辰哮拜哮承恩等據城叛幸不合虜督臣葉
夢熊等討平之

甘肅

甘肅卽漢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者也蘭州爲金
城渡河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武威又西四百餘
里至甘州爲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

又西出嘉峪關爲沙州赤斤苦峪以至哈密諸城
皆燉煌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下河西遂棄燉煌
關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餘里爲西寧古湟中也
自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
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
胡虜經制長策自古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
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策屢勤朝議
胡世寧論之悉矣亦不刺阿爾禿斯二寇盤踞西
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正德中土魯番兩犯甘肅
彭澤陳九疇皆以忠勇獲罪貽笑奸夷漸不可長
萬曆中北虜屢犯甘肅深入西海近又抄掠西寧
都指揮以下敗沒數十員嗟乎河西危則洮岷臨
鞏漸被其禍關西隴右憂方棘也

嘉峪關

嘉峪關外古燉煌地國初宋國公經畧河西以嘉
峪爲限西域朝貢由此而入關外尚有沙州等衛
及玉門陽關踰沙漠而北東有哈密西爲土魯番

燉煌

古燉煌郡在嘉峪關外秦漢時屬匈奴武帝取爲
郡以絕胡羗往來之路張騫所謂斷匈奴右臂者

也明興宋國公經畧河西遂以嘉峪關爲限
成祖初復于關外設哈密等七衛曰哈密曰安定
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哈
密在大磧外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
後封哈密爲王領西域職貢卽漢武斷匈奴右臂
意也後爲土魯番吞併兵連禍結百餘年不可復
大抵漢都長安地近宜急明都燕地遠宜緩不可
一律例也

西寧

蘭州渡河自涼州而西八百餘里至嘉峪自莊浪
而南三百餘里至西寧宋國公關嘉峪謝西域是
矣惜乎嘉峪西寧遠不相涉以致亦不刺阿爾禿
斯二寇盤據西海自是西番一十三大族漸以南
徙不惟減失茶馬之利而甘肅孤懸僅如一線隆
慶中火落赤復入西海遂爲屯聚當是時嘉峪西
寧之間增築城堡烽火往來甘肅皆爲樂土矣

西南邊防總論

西南夷未有爲中國患者唯是北虜走踞西海勢
漸剝膚乃知漢武時置燉煌等郡隔絕羗胡要路
爲計之得也夷種惟麓川緬甸數爲梗化元江永

昌之外設宜慰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遙轄亦其
穀中事雲南之地南以元江爲關車里爲蔽而達
八百大甸西以永昌爲關麓川爲蔽而達木邦西
南通諸緬以底南海東南統寧遠而界安南西北
盡麗江而通吐蕃蓋南北重地

松潘

松潘四面皆番族龍州爲松潘咽喉遮我餉道最
稱難守洪武十一年置松潘衛二十年改松潘等
處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
司四宣德七年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
貴鎮守萬曆中北虜越過西海每肆抄掠雖無大
犯亦宜隄防

安南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爲南越所據武
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朱梁時土豪曲
承美者據之已而弁于劉隱未幾管內大亂衆推
豪酋丁部爲州帥部子連繼立宋旣平嶺表璉遂
內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爲其將黎桓所篡李
公蘊又篡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夷故置
不問相繼皆封爲交趾郡王元憲宗遣將破其國

日嬰窟居海島弱不能支始歸附元封其子光昂
爲安南國王明興洪武元年登極詔諭薄海內外
日燿請封封爲安南國王賜駝紐鍍金銀印二十
一年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焜主國
事二十二年又弒日焜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
天聖永樂初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
名奩詐稱陳氏絕奩爲陳氏甥求署國事朝廷從
其請逾年陳王孫添平走至京言季犛弒篡季犛
詐上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上遣行人聶聰送
添平歸國勅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禦之季
犛伏兵芹站殺添平及我使人 上怒永樂四年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能爲征夷將軍總兵官西平
侯晟新城侯輔左右副將軍豐城侯彬等分道並
進能卒以輔代能十二月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
晟追賊至朥丸江五年五月擒季犛等詔求陳氏
後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勅黃尚
書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六年七月進封輔爲英國
公晟黔國公八月交人簡定鄧悉反以晟爲征夷
將軍帥師討之七年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
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十一月輔獲簡定及其僞

將相十二月季擴人上表請降遣方通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是月季擴景異復反九年正月以輔爲征虜副將軍總兵會征夷將軍晟率師討之十一年十二月輔晟擒季擴十二年八月檻至京伏誅十三年四月以輔爲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十四年十一月召輔還豐城侯彬代輔十六年正月清化土官巡檢黎利反稱平定王洪熙元年二月以智爲征夷副將軍總兵討利六月宣宗卽位上欲棄交趾問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皆曰不可棄問內閣士奇榮皆頓首稱善宣德元年

三月智等兵討利進至茶籠州敗績四月以成山侯通爲征夷將軍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二年正月上念久用兵勞費又問大臣士奇榮力贊上止兵棄交趾便十月通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利遣人至京表以陳暲爲名宣德二年十月利又遣人表謝言暲會病卒族人並絕國中推利守國侯命六年六月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九年三月利死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正統中麟卒子濬嗣天順中濬被篡弟灝嗣弘治中灝卒大誼嗣正德初誼被篡國人請以灝庶子昺嗣正德

十年陳暲作亂殺暲奸曾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
黎義昭等共推暲從子諱嗣而討陳暲嘉靖改元
遣使詔諭暲且死七年矣諱不請封輒改元光
紹暲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
妻灝妻逼諒走海濱遂與陳氏分據交地嘉靖十
五年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至廣東議方畧進兵討
莫氏會莫氏請命伯溫請赦莫氏以爲安南都統
使會登庸死以制命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被
黎寧所逐黎氏仍據國莫氏竄居南海島山朝廷
置不問

防總論

海外諸夷限隔大海其發有時其來有限總舟則
不能入捨舟則不能返較之北虜其勢稍緩然而
隄防少疎乘風卒至沿海居民輒被荼毒一或深
入彼縱授首而中國受害多矣是故防倭同于防
虜自廣而福而浙而直而山東遼陽要害去處各
爲詳着焉

廣東

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
里生岐熟三黎錯居其間西南近占城暹邏東北

通閩浙大洋崖州設有叅將其內廉雷高爲西路
東莞爲中路惠潮爲東路海警東路爲急中次之
西又次之○欽州西接安南嘉靖庚戌番船突犯
港口僅一千戶所亦單弱○廣州稍居腹內設有
衛碭州舊有巡司捍護○高州亦應修復○望岡
灣爲新寧南捍屯兵防護則左可以援尾山右可
以翼寨門實爲要害○惠州洪武間倭奴侵犯都
指揮花茂奏立碇石衛于海豐縣統所五又于歸
善東南立平海千戶所○廣州南香山縣浮居海中此
南鄙之咽喉也○潮州柘林爲要○南灣山在饒平巨
海中周圍二百餘里其民不入版籍廣捕則逃于
福洋福捕則逃于廣洋在今日爲極要害之處

福建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三面當海者
二福漳是也其要害處晉江之深扈獺窟興化之
冲心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
寨溪是也然惟福寧直走東南突出海中舊寨在
州東北六十里秦嶼羅浮官井洋胥屬焉正統中
徙松山下是自失險也○浯嶼水寨舊在海中浯
嶼外以抗大小担嶼之險內以阻浯門月港之奸

最爲要害自遷入夏門地方棄此不守遂使番舶南來泊爲窠穴○南日水寨舊在海中南日山北以遏南菱湖井之衝南以阻湄州岱墜之阨最爲要害自遷入吉了地方棄此不守遂使番舶北來泊爲寄寓○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所轄閩安鎮北菱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巡司爲三哨而文瀾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門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

銅山

浙江

浙江沿海去處自溫台寧杭至于嘉興皆設大戰艦而惟海寧不設者浙之東爲寧紹西爲嘉興而杭獨處於其內且海寧沙淺無港可泊故但設儲外戶而堂奧自安爾嘗考浙海諸山其界有二黃牛山馬墓長金拆子金塘大樹蘭秀劔山雙嶼雙塘六塘韭山塘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澣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華大小江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皆倭寇所由之道也舊制邊海衛所各造戰船有七百料五百料四百料三百料尖船之殊向因賊舟不大七百日料停造久矣其餘五百料之類亦以不便海戰改造福清等船復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顧稅倉沙民船又有小哨草撇船軍駕八槳船裝火器出奇兵四叅六總分守各港每值春汛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於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澣衢山等處交於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隄之處則交相會哨遠探窮搜復於沈家門列兵船一枝馬墓港列兵船一枝各以指

沈氏學堂 卷之九
三
揮領之舟山駐劄把總兼督水陸賊若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過長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相爲犄角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爲犄角賊若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之於七里嶼觀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於金塘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爲之應援是故今日海防自內達外凡有三匝會哨於陳錢分哨於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出沈家門馬墓兵爲第二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二備至密也所患者海氣漠濛咫尺難辦風濤歟忽安危叵測兼之潮汐有順逆哨報有難易奸將往往籍以規避吾何從而覈之自海上用師以來擊來賊者僅一二而要來賊者亦僅僅文過而已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優於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於縱去賊之罰風汛時月正副總兵不拘警報有無而親出海洋嚴督各總僇力用命則何邊鄙不寧之有

蘇松

蘇松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逕道往因不能禦之於海

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受害今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窟者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於其中添建游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至於蘇州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之領袖又於其中添置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泊營前二沙內外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下之可以傳警于內是在當事者力行之爾

淮揚

淮揚二郡東瀕大海賊舟出沒隄防爲難國初備禦之制淮安設衛二內屬所五外屬所五揚州設衛三內屬所十四外屬所三復建總府雖職司轉漕實示控扼之勢蓋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其地形自東南料角嘴抵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靖江以西俱在腹內不爲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

也狼山也楊村港重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料
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玉金沙場
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至近逼近揚州也
曰北海所從以通新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
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事者須設把總三
人一任新港一任北海一任廟灣更用陸路遊擊
一員任劉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
而西可以捍衛揚州矣

廣福浙直會哨論

天下猶一家也天下之民猶一身也海氛弗靖于
彼于此無所不之非鄉隣有鬪比也故廣與福會
之銅山寨福與浙會之烽火門浙與直會之洋山
而廣有三路福有五寨浙有四總直有江南江北
又各自爲聯絡無事則往來會哨有警則彼此互
援而總督重臣亦得以遙轄而兼制焉庶乎有備
無患矣

東北海防總論

東北海防較東南減半且永樂中有望海窩之捷
倭不敢犯二百餘年頃爲關首侵噬朝鮮遂有震
隣之警且帝都逼近遼陽與朝鮮僅隔一江不可

不爲之備也

登萊

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國朝專設備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副使一員分駐二郡衛所森嚴墩堡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嘗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由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勞山赤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賊之所泊我當同之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鷄鳴嶼天人嶼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賊之所避我亦避之諳練有素來往不迷

旅順

元時海運自福建梅花所直達直沽則山海關以西猶當議及而况旅順突出海中永樂中倭入金蓋幸有望海窩之捷二百年來未嘗敢犯頃者關曾倡亂侵蝕朝鮮萬一乘風卒至爲害不小所當重屯與登萊互援可也

海外諸夷獨日本狡悍 國初寇遼東寇山東寇淮揚寇蘇松浙福而福尤甚蓋由土人爲之嚮導也然非其國君爲之也各島數種時出抄掠然亦

不敢深入深則弃舟而不能返嘉靖中浙福市絕
利權在下時有王直徐海輩侵擾數年卒就殄滅
邇者關酋倡亂蠶食朝鮮能去能來大爲震隣之
警 聖天子軫念東南申勅沿海將士益加詳矣
但會哨之令止嚴於相隣而不嚴於相望一遇有
警彼此不相救非所以威敵也請以海洋之相望
者言之如京師以登萊旅順爲門留都以福山狼
山爲門浙江以舟山金山爲門請勅各處各取其
對峙者責令彼此協力勝則同賞負則同罰著在
令甲庶克有濟云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國也東西南濱海東近日本北隣
女直西北至鴨綠江秦爲遼東外徼漢初爲燕衛
蒲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
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
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
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
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
置東寧總管府洪武二年王王顥表賀卽位遣符
寶郎僕斯賜金印誥命大統曆金綺封爲高麗國

王二十二年國相李仁人劫囚禍而立其子昌爲
王遣使姜伯淮朝貢後成桂更名且徙居漢城遣
使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俗尚文教武備單弱東
有對馬島爲倭夷所踞萬曆中倭酋關白篡奪其
主狡得益甚乃遣其屬清正行長分踞金山築城
列柵進逼王京朝鮮君臣狼狽西竄告急于我時
命督撫宋應昌經畧東事本兵石星以匪人往許
封許貢言官劾罷應昌復命督撫孫鑛往主戰事
與星矛盾亦罷已星論死繫獄中復命兵部侍郎
邢玠及督撫楊鎬往募集南北兵十餘萬糜費不
貲幸而關酋物故清正行長遁歸將來蓋不知所
終矣

附腹內諸蠻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
教王禕秉義捐軀傅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
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
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
元江永寧鎮沅孟良景東最强獷鎮南蒙化順寧
霑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劑爲難諸甸約攝騰
衝諸羅窺竊尋靖蓋自麓川虛耗中土孟養曲徇

奸夷正統迄今益復反復况投宦非人刑法好貨
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昌川陸達
道計亦晚矣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靄翠
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
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
武大吏威懷有方時稱馴順然壤地聯絡衝胸掣
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
凱內潰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
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
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
洞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强雄脅諸司自宋迄今
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
過殘破慘於劇盜官司莫敢誰何嘉靖中王守仁
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濬統馭嚴飭所過戢歛以
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永寶之憂豈直苗夷也廣
西當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
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可言大藤
峽深險尤甚成化中韓雍誅滅近復跨江倚山出
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孱卒竟不能扼制桂林之北
六峒為孽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
氏孟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思田更强姚鎮
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恐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爾四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擁東是爲天險
惟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
調擾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
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數啓隙亂唇齒
之勢彼得挾而擾我叙瀘之間宜有機權携其醜
類若乃礪門遠引諸番播州近益猖獗所謂與蜀
盛衰者也

